

漂泊的
印痕

P I A O B O D E Y I N H E N

黄志伟 著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漂泊的印痕

黄志伟 著

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漂泊的印痕 / 黄志伟著. — 南宁: 广西人民出版社, 2014. 2

ISBN 978-7-219-08831-9

I. ①漂… II. ①黄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②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28862 号

策 划 温六零
责任编辑 严 颖 罗 雯
印前制作 麦林书装

出 版	广西人民出版社
社 址	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
邮 编	530028
发 行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广西大华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880mm×1240mm 1/32
印 张	7.25
字 数	195 千字
版 次	2014 年 2 月 第 1 版
印 次	2014 年 2 月 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219-08831-9/I·1713
定 价	25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漂泊的印痕

目 录

序 黄志伟的文学梦 黄佩华 001

小 说

- | | | | |
|--------|-----|-----|----------|
| 烂果 | 007 | 038 | 熄灯 |
| 小牛 | 011 | 040 | 请柬 |
| 资金到位 | 014 | 042 | 存折尾数五个0 |
| 调动 | 016 | 044 | 治病 |
| 水上桃花 | 018 | 047 | 天堂喜事 |
| 马解甲的心事 | 020 | 053 |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|
| 城市的鸟音 | 023 | 062 | 50元假币 |
| 入党申请书 | 025 | 064 | 习丫养鸭 |
| 早中王 | 027 | 067 | 说声爱我行不行 |
| 牵手 | 029 | 070 | 让爱慢慢变老 |
| 疯狗 | 036 | | |



散 文

- | | | | |
|-------------|-----|-----|--------------|
| 日本豆 | 075 | 101 | 酒杯滴滴是楚泪 |
| 我在“鹊桥”走过16年 | 077 | 103 | 坐上牛车游扬美 |
| 让我牵着你的手 | 079 | 105 | “租”来的房子 |
| 你是我的油纸伞 | 081 | 107 | 闲来唱山歌 |
| 霜飘枝结泪 花落蝶含愁 | 082 | 109 | “树上蔬菜”好飘香 |
| 迷人的跋涉 | 085 | 111 | 幸福的“欧贵” |
| 妻子是个“研究生” | 087 | 113 | 网上留言 |
| 烛光轻摇 | 089 | 115 | 醉在五月 |
| 记忆中的池塘 | 090 | 117 | 天堂里有没有你想象的楼房 |
| 走错了回家的路 | 092 | 118 | 我到乡里当了一天“秘书” |
| 电脑伴我度新年 | 093 | 120 | 壮文传情慰兵心 |
| 儿子的网名 | 095 | 122 | 凋谢的“葫芦花” |
| 芭蕉泪父爱情 | 097 | 124 | 月亮爬上高墙来 |
| 春暖花开 | 099 | 126 | 我的“亏本新闻” |
| ——致一位老师 | | 128 | 姐，你在他乡还好吗？ |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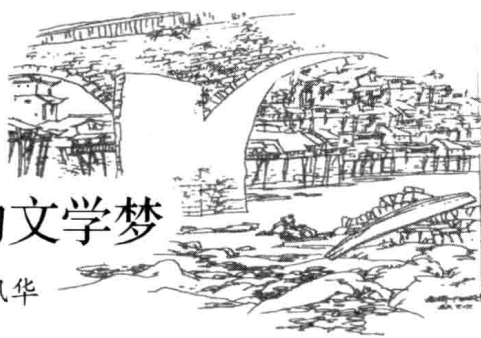
- | | | | |
|-------------|-----|-------------|-----|
| 纺车 | 130 | 我第一次当“编辑” | 162 |
| 北海的风 | 131 | 枕头下的字条 | 164 |
| 我和我的“农民文学社” | 134 | 酒文化的变迁 | 166 |
| 乡政府送我早报当年礼 | 136 | 那年，我曾为打工妹维权 | 168 |
| 墙洞里的小麻雀 | 138 | 鸡肝 | 170 |
| 最后一位数字 | 140 | 作文评语 | 172 |
| 没有债务的新年 | 142 | 摘下月亮送给你 | 174 |
| 梦里琴声 | 144 | ——致母亲 | |
| 重发的拜年钱 | 145 | 175 最后那滴泪 | |
| 心中的阳光 | 147 | 176 小溪 | |
| 爱情原是一幅画 | 149 | 177 鹰 | |
| 母亲·山歌 | 151 | 178 茅屋 | |
| 不幸的压岁钱 | 153 | 179 情乐书海 | |
| 情醉春风明月下 | 155 | 180 陌生的朋友 | |
| 妈妈，春节你别牵挂我 | 158 | ——致《驮娘江》 | |
| “天下无双” | 160 | 181 根 | |

- | | |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|-----|-----|----------------|
| | 珍惜来信 | 182 | 204 | 妻子，我写作的第一位读者 |
| 伫立打工路 | 聚散两依依 | 183 | 206 | 感悟微笑 |
| | 朋友 | 185 | 208 | 春来的声音 |
| | 追寻黑土地 | 186 | 209 | 心中的明灯 |
| | 今夜有雨 | 187 | 211 | 等你敲门的声音 |
| | 打柴夜归 | 189 | 212 | 家访，不应消失 |
| | 天天想你 | 191 | 213 | 梅开三度会有时 |
| | ——致《右江日报》 | | | ——一位寡妇的独白 |
| | 夜来报春鸟 | 192 | 215 | 送妻东去 |
| | 怀念“大脚板”老人 | 194 | 217 | 坟草青青 |
| 那1000块钱是我心中永远的痛 | | 196 | 219 | 我做你一生的拐杖 |
| | 驮娘江放歌 | 198 | 221 | 妻子儿女抢看《家庭·知音》版 |
| -《驮娘江》2008年第7期栏目趣联 | | | | |
| | 春枫落叶 | 200 | 223 | 喝茶 |
| | 我的电脑梦 | 202 | 224 | 后记 |

序

黄志伟的文学梦

◎ 黄佩华



记不清是什么时候起，西林县文学创作者中多了一个叫黄志伟的名字。前两年，我协助《广西文学》和广西民族大学组织了两次到西林平用的文学活动，一次是广西作家重返故乡活动，一次是民大作家学者调研采风活动。由于县里的精心安排，两次活动黄志伟都来参加了。第一次见面时，他并没有给我留下太深的印象。第二次见面虽说没能多聊，但是或多或少也对他有了一些了解。从此我不仅认识了黄志伟，也晓得了那劳乡有个小有名气的农民文学社。

也是因为参加后一个活动，黄志伟进入了新任作协主席东西的视野。在东西的安排下，随行的《南国早报》记者孙鹏远对志伟作了采访。不

久，在2012年11月11日光棍节这天的早报上，一篇叫《庄稼汉的文学梦》的通讯发表了。今年春节后不久，我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，聊了几句才晓得原来是志伟打来的。他告诉我，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唐华副部长去西林调研时还专门看望了他们，他和文学社的社员们都很激动，也很受鼓舞。后来，自治区党委机关刊《当代广西》记者陈黎明又专程到西林那劳乡采访了志伟，回来后还让我谈了对黄志伟和他们文学社的看法，一并发在今年第5期杂志上。可以肯定的是，因为在广西拥有最多读者的这一报一刊上露脸，黄志伟的新闻知名度已经比他的文学知名度不晓得要高出多少倍了。

志伟在电话里还告诉我，唐副部长很关心他的创作，表示要对他有所帮助，比如有可能帮助他出版作品集，等等。志伟同时希望我能给他的集子写一个序，我当时觉得自己对他的创作还不是太了解，只表示让他先把稿子传过来看看再作决定。县文联作家岑斌把志伟的文集初稿《漂泊的印痕》发过来后，我迅速地通览了一遍。总的感觉是志伟的20余篇小说和86篇散文都是凝聚了他多年的心血之作，有强烈的现实感和浓郁的生活气息，字里行间都透射出作者朴实执著的情感。面对这样的文字和如此忠诚于文学的志伟，于情于理，我都不能不发表点自己看法、说几句心里话的。

我一直认为，无论是什么人，总是要有一些爱好的。一些人爱好游山玩水寻求刺激，一些人爱好品尝美食吃遍天下，一些人爱好追逐风流游戏人生，一些人爱好舞文弄墨陶冶性情。这就是世界，这就是人生。相对而言，喜爱文学的人更多的是追求形而上的精神的东西，自古以来，文学一直是传统上文人雅士的专利，与手握扳手锄头的体力劳动者没有多少关系。然而，例外也是有的，比如黄志伟他们。我之前认识一些曾经是农民的作家，他们因为写作而改变了命运改变了人生。那些“农民作家”因为发表了文学作品而受到了体制的器重，纷纷农转非，当了干部甚至当了官。为什么呢，因为他们生长在一个比较特殊的年代。和他们不同，黄志伟他们可

以说是“生不逢时”，现在，即使你的文章或作品写得再多再好，文学也是不一定能改变命运和人生的。那为什么黄志伟还要热爱文学呢，我个人以为，这就是他们高于普通人的地方，他们也渴求有属于自己的精神世界，他们也需要精神支柱。这也是文学的精神，文学的本质所在。

对于黄志伟而言，也许文学已经不能给他带来更多的实惠了，但他也许也应该知足了。因为文学创作他收获了爱情，得到了一个那劳姑娘的爱情，得到了一个有共同爱好的妻子，这是至上的。他或许不晓得，某个年代里曾经流传一则苦涩的笑话：那劳姑娘们信奉的是“一军官二干部三工人死不嫁农民”的信条，那时候的那劳姑娘哪怕就是嫁给一个道班工人，也不一定会嫁给一个会写文章的农民。因此，他也算是一个幸运者了。

好运气总是眷顾于那些怀揣梦想的执著者，同样也垂青于积极为机会作准备的人。由于黄志伟对文学创作的热爱，也由于他的痴迷感动了“上帝”，唐华副部长从西林回来之后，便把帮助志伟结集出版其作品的任务交给了《当代广西》。《当代广西》杂志社社长、总编辑牙韩彰同样也为志伟的精神所感动，派出记者到西林县那劳乡采访，同时决定资助志伟结集出书，并联系出版社，过问出版过程的诸多事宜，让志伟实现他的出书梦。

在梦想流行的今天，黄志伟和他的文友们已经有了属于自己的梦想，这是值得尊重的，也是值得赞赏的。在21世纪的今天，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，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，我们虽然不能认为文学是一个如何了不得的东西，也不会指望文学能给我们带来什么荣华富贵，但文学可以是一个梦想，也是一个普通文学爱好者的中国梦。

（作者系西林籍作家、广西作家协会副主席、壮族作家创作促进会会长，广西民族大学艺术学院党委书记。）

小 说



漂泊的印痕 黄志伟

烂果

汪学从宫保茶楼出来的时候已是醉醺醺了。他不知道是谁把他送进迎宾旅馆睡觉又为他开的房票。

汪学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进城打工，也是头一回被老板请进茶楼潇洒走一回。

当他酒醒的时候，他十分感谢老板对他的关爱，更感谢卢局长给钱医治他母亲的眼病。

汪学出生在 C 县 N 乡，那是一个最偏僻的山区。汪学的父亲以捕鱼为生，在汪学 12 岁那年，一次意外事故，父亲丧命于村头那条小河。母亲患上了青光眼病，因此，汪学辍学了。

“穷人的孩子早当家。”常言说得不错，汪学从小就撑起了家，他把家里家外料理得井井有条，和村里群众相处融洽。村里的人都说：“老天爷对汪学一点也不公平。”

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。渐渐长大的汪学也想走出山区挣钱去。心里有想法的汪学再也坐不住了，前年夏天，汪学就跟着堂姐夫搞建筑。堂姐夫在 N 乡承建一栋综合楼，汪学人勤快，又肯钻研，不出一年，便学得一身装修的手艺。

第二年，N 乡开发住房小区，汪学赶上了好年头，他承包街边一栋最高的楼装修，自己独自设计，非凡的手艺使这栋楼在街上如“鹤立鸡群”。

一天，一辆轿车突然停在汪学装修的楼前面。汪学从楼上往下看，车内走出了一高一矮两位大人物，汪学想，一定是东家请人来验收了，他不禁有些发抖。

“喂，小伙子，你下来！”矮胖个子的人冲着汪学喊。汪学从楼上跑到楼下，手还抖个不停。

“这楼是你装修的？”

“是……是的。”汪学结结巴巴。

“你跟我走，有栋楼给你装修，如何？”高胖子说。

汪学定神看看，他左腋下夹着文件袋，右手夹着一支名贵香烟，那四方脸多像一个“国”字啊，一副高度近视眼镜落在他那高高的鼻梁上。

矮胖子见汪学那傻气样，忙解释说：“小子，这是卢局长，林业局的。”

汪学跟他们坐车走了。车子拐过一个弯，来到一处河边。但见河边有一栋未曾装修的两层楼房，楼的左右两侧用精致的木材钉成间间厢房。

矮胖子姓许，是从事建筑和装修工程的包工，人们都叫他许老板。听说许老板专门承揽县里大人物的工程，是个有钱人。这是汪学后来才知道的。

许老板告诉汪学，这是卢局长准备在此搞一个“红尘山庄”。

汪学听了许老板出的价格，答应第二天开始动工。

开工不久，就有人提醒汪学，如今的老板诡计多端，不是老板跑了就是工钱拖欠，要汪学多长一个心眼。

汪学想想也是，于是停工了。老板一问，汪学说他妈患的是眼病，没钱给她治病。

许老板掏出手机与卢局长说了什么，不一会儿，卢局长的轿车徐徐开来。

“小汪，我们去看你妈。”卢局长手里还提着一袋沉甸甸的水果。

在汪家，卢局长一边安慰汪学的妈，一边从包里拿出5000元钱递给汪学，说：“等装修完，带你妈去治一治病。”

汪学毫不客气地收下了钱，对卢局长说：“这钱就算我向你卢局长借的。”

“学儿，卢局长是个好人，你就安心做好你的事。”汪学的妈很激动地说。

“妈，我会的！”

到装修差不多结束时，发生了让汪学百思不得其解的事：卢局长房间的墙壁上怎么留几个粉笔盒大的洞洞？按许老板的要求，那洞洞全部贴好瓷砖，最后才用大瓷砖盖到小洞上去。

汪学问许老板为啥留那些小洞，许老板说卢局长想养几只蛤蚧，所以留洞了。

“养蛤蚧？”汪学一直想不明白。

工程就剩下贴瓷砖封洞口的最后一事了，汪学打算用下午贴完就跟老板结账万事大吉。可就在汪学想得入神的时候，许老板接到卢局长的电话，要汪学马上进城装修一间仓库，十分急，最后的工序由许老板负责完成。

汪学做事历来一干二净，做不完工他从来不接手第二个。但他想卢局长对他有恩，只好遵从了。

汪学进城装修完后，卢局长分文不少结账给了他，汪学的母亲也在卢局长的帮助下做好了青光眼手术。

8月8日，这一天是卢局长“红尘山庄”开张的日子。汪学也被卢局长邀请了，但汪学不知道送什么才好。该送的东西卢局长全部都有，送些昂贵的又没钱，汪学想来想去干脆买一篮新鲜的、又大又红的苹果和母亲一起登门谢恩。

卢局长有一个7岁的男孩，在客人中间窜来窜去，看样子十分调皮。他看中汪学妈给他带去的乡下“盐煮花生”，于是带汪妈到河边到处乱跑。

八月的天气很热，卢局长的小孩和汪学的妈去玩够了、玩累了就回来，人们也准备就餐了。小男孩口干舌燥，拉着汪学妈冲进房

间就大口大口地咬起汪学送来的苹果。可一看，苹果里面烂了。他再咬第二个，同样是烂的，小男孩火了，又哭又闹抓起所有的苹果往崭新的墙壁上到处乱扔。

突然，“叭”的一声，一块墙砖从墙上掉下来，汪学的妈妈吃了一惊，就在墙砖落地的那一瞬间，一张一张的百元钞票从那小洞中飘出来。人们听见爆裂声，都涌进房间看个究竟，只见房里撒满了钞票。汪学一下子变傻了！

一个月后，听说卢局长在他那“红尘山庄”的河边游泳时，不小心溺死了。汪学的母亲站在门口捶胸痛哭，汪学觉得眼前一片茫然。